

逐梦江城

徐立敏 著

一部青春励志史诗

国内第一部全方位展示高考移民题材的长篇纪实小说

北京日报出版社



逐梦江城

徐立敏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逐梦江城 / 徐立敏著.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477-2003-5

I. ①逐… II. ①徐… III. ①纪实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6408 号

逐梦江城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16 号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 编: 100005

电 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序

逢金一

老同学立敏兄大作出版在即，嘱我写序。我很乐意为这部作品写点东西，不唯为友情，更多的却是读此作所引发的青春共鸣与心灵的悸动。

立敏有很好的讲故事的才能。之所以如此说，有以下理由：

首先是这个关于“高考移民”的故事情节很有吸引力，曲折生动，非常耐读，能够让人静静地读下去，并不由自主地跟随着作者去探究事情的来龙去脉，去发现未知的世界。比如书中描写的挤火车场景，栩栩如生地还原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挤火车出行的情形，比如把钱缝进裤裆的细节，也会让很多人会心一笑，因为这几乎是他们都经历过的。再比如那时时有的查户口的问题，连续丢复习资料、丢鞋、丢运动衣问题，当地人的排外问题，应付校长关系的替考问题，伪装本地人的问题，还有丁盛之死一事，时刻担心自己被清退一事，因当地治安差而带来的敲诈勒索一事，罢课事，大为被砸事，刘新弟弟死亡之事，改名之事，取消入学资格的几个前例之事……可谓跌宕起伏，一波未平，另波又起，让人欲罢不能，总想一口气读下去，看看最终结局。

其次，故事当中的主人公塑造得比较成功。他有点贫嘴，有点油嘴滑舌，但是挺可爱可亲的一个、很会讨人喜欢的形象，特别有女人缘，有亲和力。如第三章男女主人公的对白，描述男主人公

嘴贫而心不乱，言辞火候把握得比较准确。这个形象还很有头脑，比如第二章节，他能很快混进异地学校当中去探听情况，就说明这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人物。

第三，这本文稿的主题是现实主义的，据我所知，这是国内首部反映高考移民现象与问题的小说，而这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主题，也是能引起很多人共鸣的一个主题。而现实主义是现在比较稀缺的一个品种，这就尤为可贵。与之相联的，作品当中有丰富的现实人情的描写、揭露，从而可以说这是一部很有特点的世态人情小说。

第四，作品当中弥漫着一种诗意般的情绪，或者说，作者有能力把握自己的情绪，从而将自己的语言与叙述诗意化。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具有这种特殊能力，可以说在文字方面就属于非常成熟的作者。这得益于立敏兄扎实的语文功底，我估计也得益于那种青春思绪。青春就是一首诗。走过青春，就是走过一条诗意的河流。每个人或多或少地都会沾染上诗意的色彩，而敏感多思的人可能感染得会更多一些，从而留下优美的文字。

比如在火车上，那诗配上当时的情景，就非常棒，很有意味，是让人难忘的一首诗。

第五，这部文稿还是难忘的青春记忆，反映了青春期玲珑少年少女的交往、心事、成功与失败、梦想与现实，特别是涉及校园恋爱的内容，相信能引起很多读者的集体回忆。这部作品具有饱满的情感，尤其表现在青春叙事这一方面。当然，它的表现领域还有其他一些方面，比如对现实生活的新发现与新感触方面。

当然，相较波澜壮阔、纷纭复杂、丰富多彩的当代社会现实，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毕竟只是小小的一隅，从而使其在展现现实的深



度与广度上还是略为逊色一些。但这也是不能苛求的。试想一下,当众多的一隅汇拢起来,当众多的如此同样优秀的作品展示出来,不也就组成了纷繁多姿的当代社会图景了吗!

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成熟的文稿,而且这应该是一部很好很成功的书。愿它能挥动着青春与诗意的翅膀,在未来的时日中飞得更高更远!

(逢金一,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济南市作协副主席)



前言

高考移民这个词汇,现在早已广为人知,即专指跨省份区域前往异地区域高考而移民的学生。追溯“高考移民”这个词汇的起源,应该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间,而真正给出定义的,也就最近几年。

“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这自古以来就是莘莘学子的追求所在,也是他们的终极梦想。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这段时间,当“千军万马挤独木、百舸争流过窄闸”的高考鼎盛期到来之际,整个华夏大地“全民高考”的运势越加风生水起,其惨烈程度达至空前。为此,“金榜题名”也就成为多数人的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以笔者所在的山东省为例,在八十年代中期,所在地级市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数量动辄达就是一二十万,而全省的计划招生总数也不过两万多,录取比例远不到百分之五。而此时,正值“拨乱反正”后的教师队伍恢复重建、师资力量匮乏……于是,高考阅卷工作就成为浩瀚的应急工程。为了减轻阅卷压力,山东省政府的那些官宦和教育“精英”们,竟祭出了“高考预选”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损招,让苦熬了十多年的学子们白白的失去高考的机会。

庞大的考生数量与相对贫乏的教育资源形成的尖锐矛盾原本就难以化解,而高考录取名额平均分配到省、到市的“计划招生”弊端,又从另一个层面使这一矛盾越加激化,因此造成的省份之间高考录取线的极大分差,最终成为考生选择异地高考的有力的幕后推手。

于是,在人口大省山东、河南等地,考生家长中自有高人者率

先将寻梦的目光投向并定格在那片广袤的辽远：辽吉黑、陕甘宁、南云贵、西新青……由此，迄今为止在共和国人口迁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人口大迁移打造出炉：跨省区高考，并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词汇——“高考移民”。

笔者作为八十年代开始的第一代高考移民的见证人，在此不想再去纠结什么高考政策的优和劣，也不想探讨高考移民行径的是与非，而只想通过这篇纪实小说来告诉人们，其实那些高考小移民们才是畸形的高考制度下的无辜受害者：他们就像一粒沙子被裹挟在滔滔的洪流中被动前行，从当初选择了那条充满太多变数的近似不归路的当口，一切就早已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受害的除了学子们，还有他们背后的家庭，有多少贫穷之家为此负债累累，又有多少个白发老人晚年失子，遗憾终生。

当年从吉林返回山东时，笔者就曾发誓：有朝一日必将倾尽所有的心血和精力，真实地还原和再现这段心酸的流学史，以告慰自己那段颠沛流离的苦难的青葱岁月，更告慰那些流血流泪、含恨长眠在那片白山绿水之间的亡灵。

因受困于高考移民这个话题的极度敏感，以及资料的缺失，二十多年来笔者一直不敢轻易触动这段尘封的往事，并将其真正付诸笔端，而每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辗转反侧，独自备受清查外省学生、无奈替人替考以及考场上意外变故的梦魇煎熬，更不必说，脑海中不时闪过的那些已经逝去的同学那一张张可爱的青春的脸。

由于这篇小说的内容、情节几乎都是笔者亲历，如此便不可避免的涉及吉林和山东的一些同学，怕给他们平静的生活增添不必要的麻烦，为此不惜盗用了小说的名义：在逃脱了不必承受的一些指责之外，也应了时下人家业内人士的一句行话——目前的散文越来越像小说，而小说又越来越像散文。

这究竟是一部什么题材的小说呢？自传体？散文体？还是纪实体？其实到这时候，连笔者自己也说不清楚了。而所有这些都



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一张小说的页码上无处不闪烁着这一代高考移民人在此重压之下的抗争、呐喊、疼痛、凄楚、呻吟……的音影。

为此，笔者恳请读者朋友们不要再去求证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更不要纠结于他们曾用青春、汗水和热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书写的那本早已泛黄的高考移民史的对与错、是与非。

谨以此篇，敬献给那些永远长眠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流窗，愿他们安息！



公元一九八九年三月九日，农人传统的二月二节。

夜，渐渐地深了。街头巷尾里淘气的孩子们零星燃放爆竹的“噼啪”声逐渐稀疏下来，此刻，刚刚出了正月还依稀沉浸在年味中的人们早已进入了梦乡。

沉寂的土街上，村口的水泥路旁，一根电灯杆独自孤零零地肃立着，依然保持着倔强的姿势，在这夜幕下的小山村里，似乎只有它才是唯一的最后的坚守。偶尔有过路的邻人“杳杳”地走过，那匆匆脚步声便不觉引起警觉的狗狗们几声低吠，一起回响在空荡荡的街巷里，与干冷的窜往的寒风“呜呜呜”地纠缠在一起，如泣如诉，哀转低回。

这里是沂蒙山老区，沂河的岸边。此时，在小山村的东北角，一处低矮的农舍里，还依稀透出一缕黄晕的光，似乎在夜色中诉说着屋子里面的压抑和无奈。

炕头上，一个年逾六旬的老汉正闷头抽着纸烟，眼前茶杯里的茶水早已凉了许久，旁边盘腿端坐在那个老妇人的脸上，分明也是写满了黯然和忧愁。

或许没有人想到，刚才这屋子里还是人声鼎沸、欢声笑语，而



此时却静得让人有些难耐，难耐得有些离奇。墙角里的马蹄表“滴滴答答”的机械转动声，不时穿进人的耳管，空气中弥散着一股浓重的烟酒气息，似乎提醒着屋里的主人们：欢快的气氛刚走不远。

“他爹，你说咱家小五……这趟过去能成么？”

这时，坐在火炕边上的那个老妇人习惯性地往前探探身子，又回头看了一眼墙角里蜷着身子熟睡的小儿子，禁不住再次下意识地询问。

“这……谁知道啊！”老汉猛地一个激灵，从恍惚中回到现实，赶紧把烧了手的烟屁股丢到炕前沿儿，瓮声瓮气地嘀咕道，“谁知道啊！这话你都问好几遍了。”

“不是……西南园二叔家的常财兄弟，你不是见过么，他办事实诚不？他那儿真能……靠得住？”

老太太虽然讨了个没趣，可她还是忍不住重新唠叨起这晚饭席间谈论过的话题，并将心底所有的疑问再次和盘端出。

“我当然见过，不就是‘护兵’二叔家的大兄弟么，我以前经常跟你说起的，就是叫‘狗剩’的那个。”

“什么话么，兄弟就是兄弟呗，什么狗啊猫的，你这人说话总是这么难听。”

“嗨！他小名叫狗剩，我的意思是说……”

“哦，这样啊。”

这回，老妇人显然是听明白了。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沂河两岸，庄户人家孩子多，因为生活艰辛，取名狗啊猫啊牛的自然就特别常见，其实这里面没有太多的寓意，就是为了图个好养活而已。

“别叨叨了，她娘。快睡吧，明早晨孩子还早起赶车呢。”老汉劈手抓过一条旧棉被，蒙到头上，即刻倒下。

对于他的这个常财弟弟，老汉虽然也不是很熟悉，而对这个自家的“护兵”二叔，他太了解不过了：早在在抗战时期，二叔就曾经担任过当地武装大队大队长的警卫员，以善使双枪闻名一方，为此

就有“双枪保镖”、“萧大胡子护兵”的雅号。想必这常财兄弟也能跟二叔一样，应该是个热心肠。

“唉！我这不是担心么……”

老妇人无奈地长叹一声，“吧嗒”拉下白炽灯的开关。黑暗中，只有那幽幽的叹息充斥着人的耳郭。

此刻，墙角里蜷曲着的那个青年学生彻底清醒了。他就是那老汉和老妇人刚才说的“小五”——老两口的小儿子，大名叫萧筱，现年21岁，一名在校高三复读生。

其实，萧筱刚才只是佯装睡着，爹娘一旁所说的话他也都听得一清二楚，可这些纠缠不清的疑问几天来让他无奈而忧心，此时他已经懒得说话，就只好由着他们老两口叨叨去。

他假装翻个身，顺便舒活一下不佳的睡姿，而刚才的那股昏昏沉沉的瞌睡劲儿，竟然随着熄灯的“吧嗒”声跑得无影无踪，脑子似乎也变得越加清醒。

“哦呜——”墙头上又传来那只大花猫低哑的嘶鸣，发出与这个灰色的早春不和谐的音调。

今儿一整天，那只老猫就在门口那样式儿的灰秃秃瞅着他，直到把萧筱瞅得烦了，他就一个石头撂过去，砸得它“呜”的一声蹿到墙头上跑掉了，引得一旁正忙活着的老娘一个劲儿嘟囔：“个熊孩子，你没事拿那只可怜的老猫出什么气啊！”

就是，拿那畜牲出什么气呢？它又没惹着你。萧筱禁不住想，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说不出的烦闷，就是看着那厮不顺眼，就是想砸它下解解气。

对了，今儿晚上我喝了几杯酒来？大哥、三哥、四哥……每人都轮番跟自己碰杯、预祝自己此番出关顺畅，预祝秋天收获时节金榜题名、衣锦还乡。

西屋邻居家的方芳和方叔、方婶也赶过来凑热闹，一个劲地说着吉利话，就像自己此番出关真的会金榜题名似的。

这哪里是前途未卜的送别酒啊，简直就是一席已经预知结局的凯旋庆功喜宴。

他努力回忆着、思忖着先前那嘈杂的一幕。

要说清楚晚饭时的那一幕呢，这首先还得从前天上午的那封电报说起。

当时萧筱正在课堂上早自习，忽然看见四哥出现在教室门口，正在跟班主任黄老师低声说着什么，只见他们耳语一番后，黄老师轻声来到萧筱跟前，便示意他到室外去。

“萧筱，这是吉林江城的常财大叔刚发来的电报，你先看下内容，咱们再说。”

教室外面的那棵紫藤萝树下，萧筱的四哥萧杰把一纸电文递到萧筱手里。

“常财大叔？哪个……常财大叔啊？”

萧筱一脸的迷惑，然后低了头，一边读着电报，一边调动起所有的脑细胞在心海里搜索、打捞着这个陌生的名字。

“怎么，难道你不认识他？”

四哥看着萧筱一脸狐疑的样子，便立刻懵了：我说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咱家是有这么个大叔，他去年夏天回来探亲，我刚好在家待着没事，就领他周边转了转，用他的话说，我给他的印象还不错。”

大概一分钟过后，萧筱的记忆终于被唤醒了，他抬起头满脸兴奋地回忆道。

“哦，看来这是真的啦。”

萧筱见四哥的目光再次落到电文上，于是才认真地琢磨起那简短的一行字的寓意来：令萧筱速带转学证明及户口迁移证明前来江城。



嗯？去江城？去江城干吗？萧筱一时竟然没反应过来。

“嗯，他回来的时候我在家待着，于是就陪他四处转了转，我和大叔谈得很投机……”刚才的疑问并没打断萧筱的思绪，他分明还沉浸在此前的快乐回忆中。

说来话长，那还是去年夏天。

萧筱落榜在家，赶上他的一个远房叔叔——常财大叔从吉林回故乡探亲。言谈中，听说吉林那边的高考分数比山东低不少，萧筱便表露出一丝想前往吉林异地高考的意向。

当时，萧筱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想法。

可是，当萧筱返校复读以后，尤其快到腊月跟前儿时，学校里忽然谣言四起：复读生不准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高考，只能作为社会青年参加自学考试云云。

这消息不啻于一声惊雷，震得那些心里早已经伤痕累累的复读生们半晌儿缓不过劲儿来。尽管此消息尚未得到校方证实，可是复读班却立刻就炸了锅：写信、拍电报、打电话……大家伙有亲的投亲，有友的奔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班上同学竟然“走逃”了将近三分之一，而其投奔的目的地几乎都惊人的一致：吉林、黑龙江。

此时，课堂上如坐针毡的萧筱也在搜心刮肚地寻思着出路，这才终于想起常财大叔曾经跟他说的话，于是赶紧给他写了一封挂号信，力陈这边的危局，求大叔无论如何也要帮自己一把。

信件发出一个多月以后，尽然石沉大海般的没有半点儿回音，萧筱于是也就彻底死了心。而恰好在这时，校方及时澄清了谣言，萧筱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到考前复习中去，却突然来了这么一纸语焉不详的电文，这让他如何不一头雾水啊。

“萧筱，你确定那边真的比这边分数低很多？”

短暂的喜悦过后，四哥不得不认真地再次询问他，以便作出恰当的评估。

萧筱的四哥萧杰，长萧筱四岁，刚从山师大毕业，分配在沂河二中教书，此时也正愁着弟弟的学业呢，这不，一接到电报就即刻赶到萧筱所在的沂河一中。

“谁知道呢，我们班的同学都这么说。”萧筱低头看着手里的电文，他的心依旧沉浸在这电文的模糊意图里。

“这样吧，你先回班里上课，等过一会儿我再去找黄老师商量下，看这事儿是否可行。”

在综合多方面信息以后，萧杰最后终于确认：在如此高考形势下，借道吉林高考也不失为一招好棋。于是，他就拜托黄老师开了个假的转学证明，让萧筱先期前往，等他过去安顿好后，再伺机补办户口迁移等手续。

因而，也就有了今天晚上哥哥们悉数回到老人家，共同为萧筱饯行的这一幕。

萧筱的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结婚，除二哥在黑龙江外，均在家务农，只有四哥大学毕业后回乡教书。

人说儿多家贫，尤其在农村。对此，萧筱深信不疑。

唉！一个哥哥婚后就得一处房子，老爹即便不累个半死，也得累个够呛。

萧筱就这样前前后后回忆着、踌躇着，没多大会儿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小五，小五，快醒醒！天亮了。”

睡梦中，萧筱依稀听见老爹在喊自己的小名。

“什么，天亮啦？”

萧筱闻罢，赶紧一骨碌爬了起来，一看三哥已经赶了过来，正站在炕跟前看着自己笑。

三哥这一大早赶过来，是为送萧筱去Z县赶火车的。

这送站的活儿本来应该是四哥的，无奈他今早上有课，昨晚酒



场刚散，他就连夜骑车赶回了沂河二中。

“唔——，我刚睡着呢。”萧筱搓搓惺忪的睡眼，打个哈欠，又伸了个懒腰。

“怎么办呢，五弟，还在做金榜题名的梦呢。”

“哼！还有闲心贫嘴，三哥。”萧筱一骨碌爬起来，边手忙脚乱地穿着衣服，边不满地说道，“你过来了……怎么，怎么也不早叫我。”

“这能怪我么，这不，咱娘说趁饭还没做好，想让你再睡会儿，免得车上犯困丢了行李。”三哥认真地解释道。

“五子，快洗把脸吃饭吧。”

萧筱娘把满满的一碗水饺搁在小儿子面前吩咐道，转身又盛上一碗，递给三儿子说，“小三儿，你也一块吃吧，省得送你五弟赶路害冷。”

或许，因为这是临行的最后一顿团圆饭，大家似乎都没有胃口，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儿瞪小眼儿。

萧筱见此情景，就只好端起水饺，一个人闷头吃去。

见大家都不言语，萧筱娘强装欢颜打趣道：“俗话说，‘出行饺子上床面’，咱图的就是这个吉利。来！快吃，快吃。”

说着话，老太太又飞快地从自己的碗里夹了两个开了皮的饺子，放到小儿子的碗里。

“娘！我……我吃不下。”萧筱抬起头看看老娘，面露难色地说道。

“吃不下也得吃，吃了挣开皮儿的水饺好中举么。”老娘红着眼睛强装欢颜地说。

听老娘话说到这份上，萧筱就只好再说什么，只能苦笑着摇摇头，心说：老封建。

马马虎虎地吃完几个饺子，萧筱望着一旁还在替自己打点包裹的老爹，忽然心里猛地一紧：我这就要独自一人出远门了？一去



四千多里地？

这也难怪萧筱。此时，他心里似乎还没有做好远走他乡的思想准备，毕竟在此之前，他记忆中最长的一次远足就是去了二百多里外的日照县城。

“待要走，三六九”。当地人出远门的时候很讲究这点。

按照萧筱自己的意愿，昨天他就想上路，而老太太坚持说昨天是二月二，要赶上今天的逢三，又乘了这“二月二龙抬头”后的运势等等。

萧筱对此只能报以不置可否的一丝苦笑：娘的用心良苦不光因了这迷信的说法，还在于让自己再在家里过个团圆节，再吃顿二月二的家乡饺子。

而此时，萧筱唯一的心思就是尽早赶走完这四千多里的路，去江城见证，并探究那些萦绕在心头久久不散的众多未知。

萧筱站在一旁，眼瞅着老爹和三哥为自己打点的那堆行李，他一脸的茫然：怎么走啊！这么多东西，我怎么带得了。自己长这么大还从未坐过火车呢，除了从电影上偶尔看见过几次。

而这些“辎重”却是万万不能少一点的：一人造革提包的教材、习题集、笔记，这是自己的看家之本；满满一大帆布挎包的家乡土特产——花生米、虾米、虾皮、板栗，这是去吉林的见面礼；一黄书包里装满牙具、毛巾肥皂、路上的干粮，这是为图省几个零花钱；最大的一个鼓鼓囊囊的铺盖卷，除了被褥，里面包裹的全是换洗的衣服，这是萧筱所有的家当。这几大件加起来少说也得百八十斤。

此时，再看一旁的萧筱娘，眼睛红的样子，似乎要流下泪来。

是啊！这是闯关东呢。

从前天早上老太太就念叨：好男不走关东路，好女不嫁关外男。可哥们五个，竟然三个去了东北，这……这算什么事啊。

对此，萧筱懒得解释，也没法解释。

尽管萧筱知道，他的这次过去闯荡，跟大哥、二哥不同：大哥是

因为意气用事，一句话不来跟人家村支书闹翻了脸，因而放弃了十多年的民办教师工龄，远走吉林；而二哥呢，说来更是可笑！他竟然因为想再生个男孩，而置自己殷实的小康生活而不顾，三下黑龙江。

仔细想来，萧筱其实跟他们又没有什么不同：同样是远走他乡，同样是出于无奈，只不过是自己的目标高点罢了——只为去那里参加高考。

而高考，在山东这边该是多么的难！

萧筱的小学上得晚。当时大哥正好当小学校长，他说生产队干活多，让萧筱晚上两年，这正好赶上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的生育高峰，不久高考恢复，加之当时学校并轨，小学五年制改六年制，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改三年制，压缩学校招生规模，小学升初中三取一，初中升高中四取一，高考先要预选，学校单纯为了追求升学率，压缩应届毕业生参加高考的名额，致使众多市重点高中生因为预选名额限制，无缘参加高考。

高考落榜，萧筱无奈选择再次复读。可是刚返校不久，坊间立刻就传出了复读生不准高考的谣言。这让他们再次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困境。

传闻东北高考录取分数线较低，也不知道是谁挑的头，率先就去了东北，于是好多同学便积极行动起来，托关系找门路，走上了这条连他们祖辈都不屑一顾的辛酸出关路。

再次望着那一堆堆的行李，萧筱心里沉甸甸的。

此时，三哥早已在外面准备就绪，正等着萧筱一起上路。

“五子，记得到了江城写封信回来。”

“嗯，记住啦，娘，您就屋里吧。”

萧筱回头跟娘打声招呼，又挥手作别老爹，一并那座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屋，便跟着三哥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

迎着黎明后的晨曦，穿越早春的薄雾，萧筱和三哥步行到三四